

中华书局点校本《方輿胜览》评介

张晋光

(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太原030006)

《方輿胜览》是南宋祝穆撰写的一部地理总志, 始刊于理宗嘉熙二年(1238年), 后经其子祝洙增订, 于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重刊。200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施和金教授点校的《方輿胜览》, 全书70卷, 分为上、中、下三册, 共计70余万字, 这是施和金教授继《读史方輿纪要》后整理的我国又一部历史地理名著, 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010年中华书局又重印了这部著作。

1 各种版本选取科学

《方輿胜览》流传有年, 版本亦多, 大致上有宋本、元本、明本和清抄本几大类。祝穆生前已经写就《方輿胜览》, 并刻印成册, 此原刻本成于宋理宗嘉熙年间, 卷首有吕午序、祝穆自序, 序后为两浙转运司录白, 又有引用文书目。全书分为前集43卷, 后集7卷, 续集20卷, 拾遗1卷, 目前祝穆原刻本国内似已不存, 而国内所能见到的宋本本多是祝洙的增订本。祝洙的增订本比祝穆的原刻本对后世影响大, 不仅所有元刻本均系据增订本翻刻, 而且流传到明、清以后的宋本中大部分也都是增订本。为秉厥考之遗言和应社会之所需, 祝洙重加增订原书, 并于咸淳三年刻印成册。祝洙的增订本目前国内存有两部, 一部是在北京图书馆, 另一部是在上海图书馆, 虽然两书均标明是宋咸淳三年吴坚、刘震孙刻本, 但在版刻、字迹乃至内容上却有许多不同。

施和金教授仔细比较了这两种宋刻本的不同之处。如北图本有吕午序、祝穆自序、祝洙跋及咸淳二年的录白, 而上图本却只有吕午序及祝穆自序, 无祝洙跋及咸淳二年录白。又如北图本字迹清秀隽美, 版刻清晰, 简化字较少, 而上图本则有部分版刻字迹拙劣, 印刷模糊, 简化字很多。特别是在内容上也不尽一致, 如卷十邵武军“山川”, 北图本无“三台山”条, 上图本则有, 共多出642字, 显系增补所致; 卷二十一临江军“山川”, 北图本除有淦水条外, 又有淦江条, 并引陈陶《旅泊》诗一首, 上图本则删淦江及陈陶诗, 仅存淦水, 内容也有变化; 卷二十二江州“山川”, 大孤山下北图本原引有黄庶诗一首, 小孤山下原引有刘原父、刘沉诗各一首, 上图本均无, 而庐山下却新增了白居易的《草堂记》及李白的《庐山谣》, 共多出315字。至于个别文字的差异, 两本也所在多有。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 施和金教授认为北图本当是祝洙增订的初刻本, 上图本是补刻本, 它是利用了原版加以重印, 并对旧版中朽坏的部分重雕, 增损和修改了其中的某些内容。两本相较, 初刻本的质量要优于补刻本, 但因其缺页甚多, 施和金教授点校《方輿胜览》, 是以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南宋咸淳三年吴坚、刘震孙刻本为底本, 并与其他8种本子的《方輿胜览》校勘。除了上述两种宋刻本外, 施和金教授还参校了北京图书馆的三种元刻本, 分别称之为元甲本、元乙本、元丙本, 至于清代的抄本, 则参阅了四库全书本、北京图书馆的昆山徐乾学传是楼本、上海图书馆的江阴缪桂震无咎斋本、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的孔氏岳雪楼本, 一共4种。各种元刻本都是上海图书馆收藏宋祝洙增订本的翻刻本, 元本与宋本相比, 内容上除有个别文字的变化外, 一般都没有什么大的改动。明刻本《方輿胜览》今日已不可得见, 或许早已失传。清代抄本与宋、元本比较, 大致有三方面的变化: 一是原书中的简化字一般都改成了繁体字, 一些明显讹误的错字也作了更正; 二是清廷忌讳的胡、虏等字, 抄本中多有改动, 如卷十四“山川”四太子河下宋本有“天诱胡雏智许多”一句, 四库本即改为“天诱金人智许多”, 而震无咎斋本和岳雪楼本则改为“当日天骄智计多”; 三是原书中引用唐宋诗词及记文序跋甚多, 在引录过程中有不少文字讹误发生, 清抄本对这类讹误改正良多。

综合《方輿胜览》各本情况来看，宋本中以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的祝洙增订本较为精审，惜其缺页较多；元本则难分伯仲，各本情况相差无几；清抄本以四库本和传是楼本为好，不但讹误较少，且为完帙，岳雪楼本和震无咎斋本则舛错时有发生，缺页又比比皆是。《方輿胜览》的校勘工作，最初是用两种宋本对校，以上图本为工作底本，以北图本为主要校本，然后参校元刻本和清抄本。在此基础上，施和金教授又校阅了王象之《輿地纪胜》，这是因为该书在写作时间上略早于《方輿胜览》，在体例、内容上两书有许多相似和一致的地方，对校勘《方輿胜览》有很大作用。对于《方輿胜览》中出现的大量诗文记序，施和金教授采用了经专人收集整理过的诗词文集与本书校勘，凡明显的文字讹误都作了改正，而一般的文字差异则仍存原文。至于原书中所避宋讳，皆改回原字。为保持全书文字的一致性，又将书中原有的许多简化字也一并改作繁体字。

2 校勘整理质量较高

《方輿胜览》自行世以来，虽迭经翻刻、传钞，广为传布，但迄今为止尚无专人对它进行过系统整理与研究。《方輿胜览》记各府州建置沿革不但过于简略，而且是一部错误较多的书，错误多为抄录及刻印过程中发生的文字讹误，而这种文字讹误多由形近所致。自祝洙增订本问世以来，还从未有人对此书进行过系统的整理，清代的抄本对原书中的一些文字讹误虽有所正，然根据何在，却没有文字说明。所以，施和金教授所作校勘较细，所写校记也多，全书共有1338条，其中目录部分51条，正文部分1287条。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咸淳三年祝洙增订本有部分底版是重新补刻的，在重刻的版面中发生一些错误。如卷十福州“人物”许将下：北图本原作“魁嘉祐二进士”，上图本却误为“见嘉祐进士”；卷二十一抚州“人物”王克勤下：北图本原作“自童科入馆阁”，上图本却误为“自童科者馆阁”；卷二十二江州“古迹”晋杉下：北图本原作“在凝寂塔傍”，上图本却误为“在凝寂称傍”；卷三十六梅州“山川”西岩下：北图本原作“在州西七里，中有兰若”，上图本却误为“在州西七里，中登山若”；卷六十二泸州“山川”安乐山下：北图本原作“至剪刀峡”，上图本却误为“至剪尽疵”；卷六十八洋州“沿革”下：北图本原作“又立洋川、简城二郡”，上图本却误为“又立洋川、简城二郡”。此类错误不但字形相去甚远，而且文义多有不通，有可能是不负责任的书肆坊贾所为。

《方輿胜览》还有一类错误是祝穆本人不慎所致。如卷十四将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误题为《金陵怀古》，卷十五误将谢玄晖所作《敬亭山》诗著于谢灵运名下，卷三十二又将皮日休所作《读襄阳耆旧传》诗误归于陆龟蒙，卷三十六将杨廷秀《过瘦牛岭》诗误为《题瘦牛岭》，卷五十二更将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说成是李百药所作，卷六十八还将苏轼《和文与可洋川园天汉台》诗说成是文同所作；卷十四建康府“山川”凤凰台下录杜甫诗一首，中有“亭亭凤凰台，北对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风声亦悠悠”等语，唐代的西康州在今甘肃成县，《新唐书·地理志》成州同谷县下便有“武德元年以县置西康州，贞观元年州废……咸通十三年复置”的确切记载，此诗是杜甫安史之乱后入蜀途中经当地凤凰台所作，与地处江南建康府（即今南京）的凤凰台毫无关系。如此等等，全书约有十多处。此类错误，不但祝洙增订祝穆原书未能纠正，即清代名家抄录成册也一如旧式，无一人出来纠谬，以讹传讹达千余年之久，直到这次整理才得以改正。

3 创作动机分析合理

祝穆写作《方輿胜览》的动机，在其自序及吕午序说得比较清楚。他说：“始，予游诸公间，强予以四六之作，不过依陶公样，初不能工也。其后稍识户牖，则酷好编辑郡志，如嗜昌歌。”因为自序中有“酷好编辑郡志，如嗜昌歌”的话语，以往多将它简单归结为祝穆对编写地志的爱好。由于书中收录了大量的诗文记叙，其风格不同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之类的地志，体现出多诗文记序及四六用语的特点，也有人把它看作是祝穆个人对文学兴趣的爱好，《四库全书提要》甚至作出了“名为地志，实为类书”的评价。施和金教授通过书中的内容去分析作者的编撰思想。《方輿胜览》在内容上虽然收录了

大量的诗文记叙,但这些诗文记叙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对各种地理实体的描绘,展现了祖国大好河山,能够激发读者的爱国热情。祝穆所处的是南北对峙的时代,南宋只有半壁河山,北方金人却还在时时南侵。在这种情形下,祝穆采用不同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的手法编写地志,其目的就是要人们通过对《方輿胜览》的阅读,激起对原北宋王朝一统江山的思念,从而实现收复失地、收复故疆的目的。祝穆的友人吕午为《方輿胜览》作序说:“学士大夫端坐几窗而欲周知天下,操弄翰墨而欲得助江山,当览此书,毋庸他及。所谓执珍玦以观大运,据要会以观方来,不劳余力,尽在目中,信乎其为胜览矣!”吕午这番“知天下”、“助江山”的话点出了祝穆写作《方輿胜览》的动机。吕午在序文中还说:“虽然,我瞻四方,禹迹茫茫,思日辟于先王,概未归于故疆,必也志存乎修攘,步极乎亥章!”他的这种心情和志向写在序言中也是祝穆及当时千百万爱国者的心情和志向。祝穆之子祝洙在跋文中直截了当地说:“洙又尝记先君子易箴时语:州郡风土,续抄小集,东南之景物略尽;中原吾能述之,图经不足证也。”且朗吟陆游绝笔之诗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堂堂忠愤之志,若合符节。厥今君王神武,江东将相又非久下人者,雪耻百王,除凶千古,洙此笔以俟。”祝穆、祝洙父子通过《方輿胜览》的编写和传布,以达到“雪耻百王,除凶千古”从而恢复大宋一统江山的政治目的,这在当时与陆游一样,都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

4 著作价值阐述全面

《方輿胜览》虽有不少错误,叙述州郡沿革也过于简略,但仍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施和金教授从三方面概括了《方輿胜览》的宝贵价值:一是文学价值。书中收录的大量诗文记叙及四六用语,很多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但对宋、元时期的文人写作诗词及表启文章有过很大的参考作用,即于我们今天,仍可从中吸取许多有益的文学营养。特别是一些今天已经失传的文学作品,本书的记载就可弥补这方面的缺憾。如唐人卢元辅所写杭州《伍胥祠铭》,南宋临安三志——《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均未收录,宋人赵明诚的《集古录》也是有目无文,明人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只是节略,且有文字改动,惟有《方輿胜览》载录了全文。二是地理价值。该书完整地保存了南宋后期监司军帅治所的资料,它可使我们对当时的制置、经略、安抚、总领、转运、提刑、提举、茶马、坑冶、市舶、宗正等各司的分布一目了然。这些内容《宋史地理志》记载不全,《方輿胜览》可补其不足。另外,它对各地风俗人情、土特产品的详细记载,对唐宋时期江南地区的土地开发、人口增加、交通发展、商业繁荣等有关的诗文的大量收录,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唐宋时期的人文地理及经济地理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三是文献价值。《方輿胜览》收录千余篇诗文记序,有许多我们今天可看到原著,但流传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文字讹误发生,本书的记载便可以用来校正这些错误;有些古代的诗文今已散佚,则《方輿胜览》的记载便弥足珍贵;还有些古代作品虽然流传到了今天,但往往有所残缺,而残缺的部分却可以在《方輿胜览》中找到。

上述工作为恢复《方輿胜览》的真实原貌,全面了解和研究历史地理学家祝穆的思想,提供了可靠和翔实的史料依据。由于作者带病工作,时间仓促等问题,书中存在的错误在所难免。不过瑕不掩瑜,这不妨碍点校本成为该书的最佳版本。

(谨以此文纪念我国著名历史地理文献整理与研究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施和金教授!)